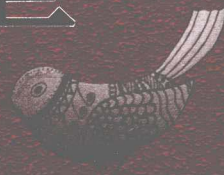




灵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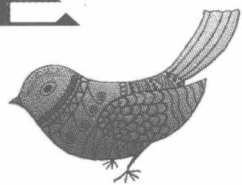


第代着冬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灵雀



第代着冬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雀/第代着冬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624-5554-7

I. ①灵… II. ①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6633号

灵 雀

第代着冬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喻为民 版式设计:曾滢媛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25 字数:237千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554-7 定价: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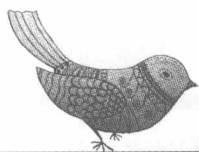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释义：灵，灵验，机敏，灵巧。雀，鸟的一类。

■引伸：乌江流域传说中的一种苗族银制头饰。

■传说：相传，灵雀工艺复杂，样式精美。形如百花盛开，声如百鸟朝林，兆祥瑞。据说，一个银匠穷其一生，也难打制出真正的灵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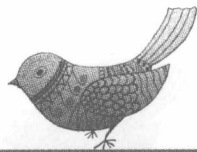
■民谣：就像夜晚降临甘露，了不起的银匠啊，你带来了灵雀的欢鸣。



目录

Contents

1. 苦鸟	001
2. 楚家大院	009
3. 湖边的银匠	016
4. 普慧庵	021
5. 走马镇	026
6. 野猫	031
7. 色劫与尘埃	036
8. 米	042
9. 棕榈的影子	049
10. 绳扣	054
11. 土地	064
12. 儿子或者云朵	070
13. 巫师的符	077
14. 担架	081
15. 铜匠	086
16. 迷路者	091
17. 回家	098
18. 龟骨	103
19. 飘	109
20. 解梦	115
21. 蝗虫	122
22. 歌师傅	128



Contents

23. 行走的银匠	131
24. 话筒	138
25. 瓦	144
26. 铁	151
27. 水碾坊上的烟	159
28. 种子	165
29. 漂	172
30. 蜂房	179
31. 洪水	187
32. 楚家大少爷	194
33. 化名盛世昌	200
34. 时间的碎屑	207
35. 虹	213
36. 通往棕榈林的小径	220
37. 棕榈上的花朵	226
38. 路上	231
39. 头饰	240
40. 娇阿依	245
41. 拉拉渡	252
42. 成人游戏	259
43. 银匠的女儿	264
44. 轮回	270
45. 灵雀	276

1. 苦鸟

这是苏柏度去楚家大院做银匠的日子。

一声苦鸟清脆的鸣叫落进村庄，打断了他的梦境。

苏柏度睁开眼睛，木床的鸣响惊动了隔壁的父亲，那里响起一阵空空的咳嗽。

“我儿子快要成为一家之主了，早上也不用我叫醒啦。”

“是啊，爸爸，我们再苦上半年时间，家里就能添个女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会有孙子，一个接着一个，你就等着享福吧。”

“老啦，身子越来越不经凉，也该有个孙子来暖暖我的骨头啦。”

苏柏度没再答话，他把破烂不堪的棉絮往床角推了推，赤身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上的木板。随着窗户开启，一缕月光般的曙色像水一样溢满窗户，给苏柏度古铜色的健壮肌肉镀上了一层漂亮的乳白。透过窗棂上的小方孔，他看见东边马回岭高耸的山峰下，浮动着一层浅浅的淡蓝；蓝光之上，一道弯曲的橘红像闪电插入山峦与天际之间，剥离出一片浑远无际的深蓝。这真是一个好天气，苏柏度心里想，土地上的麦子正在灌浆，再晴几天，大地也该结出丰茂的果实了。



借着窗外的微光，他从床头取下宽大的蓝布裤子穿上，一根深蓝色的腰带像一条游蛇，环过半尺宽的白布裤腰，在肚脐下方扎了一个活结。穿好裤子，他又从一口樟木箱子里取出一件九成新的蓝布对襟上衣，不等扣完纽扣，匆匆来到外面，用一只杉木水瓢从巨大的瓦缸里舀了一瓢凉水，给他父亲送去。

前年，他从师傅那里回到桑耳寨，父亲的咳嗽就越来越严重。从去年开始，每天早晨都需要一瓢凉水，才能压住他那空空的声音。苏柏度是他母亲去世那年，被父亲苏怀西送到五十里外的控拜村，跟老银匠石多学习银匠手艺的。那一年，他十二岁，他父亲租种着楚家大院的地主楚风寒的十亩稻田和五亩耕地，即使风调雨顺，稻田里长满沉甸甸的谷穗，高额的地租还是让他们食不果腹。后来，他父亲在寨子后面林边的荒地上开垦出小块耕地，种了一些菜蔬和洋芋，作为春天的接济。

苏柏度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没有精力同时照料他和地里的事情，就把他送到控拜村，跟老银匠石多学一门糊口的手艺。控拜村位于阿依河下游，从桑耳寨出发，沿阿依河走上大半天，就到了师傅的小村庄。控拜村不大，坐落于一小片环形沙石洼地，十多户人家像十多朵凋零的蘑菇，沿着河道边的山冈环布。控拜村土地瘦瘠，穷得连一个地主都没有，大多数人家靠银匠手艺谋生，村庄里整日落满银子的声音。

师傅石多是一个孤独的匠人，没有儿女，他很高兴老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徒弟跟在身边。师傅长得很瘦小，走动起来没什么脚步声，像树叶一样轻飘。特别是月夜，当敲打银子的声音停下来，苏柏度抬起头，往往看见师傅若有所思地离开燃烧的炉火，轻盈得像一株树木的影子。

“师傅，你刚才出门干什么？”

“屙尿，你长大了就知道，人老了，尿就多了。”



“可你走路没有声音。”

“只有鬼走路才没有声音，师傅只是个子小，脚步声很轻，你要用心才能听到。”说完，石多把一块银子放到铁砧上，用一柄小锤轻轻敲打，让它发出清脆的，细密得如同鸟鸣一般的声音。

“师傅，我听见月亮上也落满了银子的声音。”

“徒弟，你只要用心，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你好好跟师傅学，我会把全身的本事都传给你，要不了多长时间，你的手艺就会超过师傅，成为一个有名的银匠。如果运气再好那么一点点，你说不定还能打出传说中的灵雀。”

苏柏度在控拜村跟师傅整整学了十年。

十年时间里，苏柏度很少回家，仿佛他是石多的儿子，而不是他父亲的儿子。开始，师傅没让他接触匠人手艺，而是为那些生锈的旧银饰抛光。穷人的女儿要出嫁了，他们会把母亲用过的银饰送过来，让银匠替他们恢复银子的光泽。经过几十年的佩戴，洁净的银子溢出银锈，像雨季的霉斑布满寨墙。这时，师傅石多会让苏柏度上山去采回洗银藤，与银饰一起煎煮，擦拭。慢慢地，银锈消退了，古老的银饰焕发出月亮一样的光芒。

看着手里的银饰纤尘不染，喜悦的心情填满苏柏度小小的心房。

经过两年，苏柏度认识了很多种银匠植物，深深地喜欢上银匠这门手艺，成为石多最得力的帮手。他记住了各种繁复的工艺，能够打制出精美的银佩件，他通过铜管吹出的花纹与形状，甚至比他师傅吹出的花纹与形状还要漂亮。师傅老了，他的气韵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绵韧和均匀，石多看着苏柏度把溶化的银子倒入模具，高兴地说：

“你是我最聪明的徒弟，再过几年时间，你就用不着师傅了。”

“不，师傅，我要把你和爸爸像菩萨一样供在家里。”

“小傻瓜。”

石多把积攒了几十年的手艺陆续传授给苏柏度。到了第七年，





十九岁的徒弟全面超过了师傅，他不仅可以像师傅一样，打制出漂亮的胸佩、耳环、戒指、围腰链、簪子、手链、座佛，还可以把一只陈旧的银元打得薄如蝉翼，然后用纤细如发的银条，拼贴出浮雕般的牡丹和杜鹃。这一年，苏柏度跟着师傅，沿着阿依河走村串寨，有一段时间，他们走到阿依河汇入乌江的宽大河口，从黄草渡坐船过江，在乌江边转了两个月，才带着一点赚到手的银钱回到控拜村。游历中，他们每到一个村寨，人们都会说：“石多，你的命好啊，没有儿子，却有一个好徒弟。”

石多说：“不错，他是一个好徒弟。”

石多满意地看着徒弟，眼睛里泛起一层湿润的水雾。

到了前年，二十二岁的苏柏度已长大成人，他要像所有外出学艺的年轻人一样，回到桑耳寨照料他的父亲。他师傅石多在他离开的前夜，如同落叶回到树根，很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人们说：“老银匠走了，他的灵魂到了天上，手艺却留在了人间。”

苏柏度埋葬了师傅，带着银匠工具回到了桑耳寨。

苏怀西老了，他仿佛知道有人将接过他手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即使走一小段距离，也会像春天的河风穿过竹林，发出很重的喘息，他说：“你回来得正好，我老了，再也耕不动地了。如果你还跟着你师傅，今年地里的东西可能连交地租都不够。”

“我师傅死了。”

“他死了吗？可怜的人。”

“他教会了我手艺。”

“我跟你师傅一样，也快死了。”

“你歇着吧，我来种地，我有力气。”

苏柏度像接过他师傅的手艺，接过他父亲的农活，成为种地能手。

他父亲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开始替他叨念女人。

“你有一门手艺，又租种着老爷的田土，你不觉得，家里缺少一个女人吗？”

“娶媳妇得花大笔钱，要攒多少年啊。”

“等你攒够钱，我也死了。”

苏怀西没有放弃寻找儿媳妇，他托过很多人，没什么结果，有女儿的人家都期待着一笔丰厚的聘礼，以此改善饥寒的生活。最后，他把目光盯到了楚家大院的佣人身上，那些佣人没什么娘家人，年纪大了，老爷会用很少的钱将她们出手。抱孙子的急切想法让这个胆小的老人有了胆量，他趁着楚风寒带着大少爷楚鸿图来为夏粮估产，气喘吁吁地赶到楚家老宅。楚家老宅与他家隔着一一条小沟谷，二十多年前，楚风寒搬到走马镇楚家大院之后，老宅就成了楚家设在桑耳寨的粮仓。

走得急，到了楚家老宅，苏怀西只剩下大口喘息。

“老佃户，你急什么呢？喘气跟拉风箱似的。”

“我不急，是我的肺着急，它在肚子里使不上劲。”苏怀西看见大少爷楚鸿图跟在管家楚信谷身后，从老宅的阴影里出来。大少爷去年才从国外留学回来，此时，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和一条背带裤，身形显得更加宽大肥厚，与长得精明瘦长的老爷比起来，大少爷更像一个从外面来的人。苏怀西说：“大少爷和管家也在？”

“都在，老佃户，今年收成怎样啊？”楚风寒说着掀了一下长袍的下摆，露出一双做工精良的皮鞋，长袍衣摆的阴影一闪，皮鞋像漆得很好的坚硬木器，闪现出一片艳丽的清光。

“托老爷的福，我佃种了二十年地，如果不是老爷关照，恐怕早就饿死了。”苏怀西说完往前跨了一步，接着说：“我还想问问老爷，不知道府上有没有嫁出来的丫环？老爷知道，我儿子是个好银匠，如果老爷开恩，我们愿意提高一成地租来报答老爷。”



老爷没答话，他在石嵌地坝上踱了几步，一直踱进一丛芭蕉的阴影里。

苏怀西有点担心，他怕老爷惩罚他这个大胆的想法，他紧跟着楚风寒的步伐，趋上前去，追到芭蕉宽大的影子里，噤着双唇说：

“老爷，原谅我吃了豹子胆。丫环不一定要好看，年龄也没关系，只要还能够生孩子。”

楚风寒看了看楚鸿图和管家，他们两人面无表情。楚风寒举起手里的文明棍，将芭蕉上的一只蝴蝶打到地上，回过身来说：“家里倒是有个丫环可以许配给你儿子，名字叫阿桑，年龄不大，长相也乖巧，按说我还不急于把她嫁出去。只是，大少爷和二少爷都回来了，一个美人放在家里总是不方便。”楚风寒说着抬起他那双窄长的眼睛，很幽邃地看了看眼前这个瘦小的佃农。这么多年来，苏怀西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老爷的眼睛，他发现老爷的眼仁并不是黑色的，而是像两颗剥掉果皮的银杏，发出猫眼一样锋利的寒光。他被老爷的目光刺了一下，很自然地垂下了眼帘，他听见楚风寒继续说：“不过，老佃户，你开的条件并不合适。提高一成地租只配娶个一般的佣人，你儿子要想娶到阿桑，除了提高田里的地租，他还得到我那里做半年银匠。我听说，他可是是一个好银匠。”

“托老爷的福，我和儿子都会记住你的恩德。”

“如果你儿子愿意，你和管家签一张合约，下个场期他就可以带上银匠行礼，到楚家大院去，等到他当满半年银匠，你就可以添一个漂亮的儿媳妇了。”楚风寒说完，带着大少爷楚鸿图 and 管家楚信谷，排成单行离开芭蕉树荫，从老宅边的大路下到河道。他们行进的上方，除了一片白花花的阳光，就是几只老鹰在深碧的天空滑翔的阴影。

苏柏度很高兴父亲做出这样的安排，二十二岁的他已开始很稠密地思念女人，特别是在春天的月夜，稠重的念头像蚯蚓松动松软的土



地，拨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按照合约，眼下，正是他去楚家大院当银匠的日子，他小心翼翼地端着杉木水瓢里的凉水，给他仍然还在空空咳嗽的父亲送去。

他父亲坐在床头，斜倚着背后的松木板壁。

那几块木板因为他长期坐靠，布满了肌肉与木头摩擦而产生的光滑纹理，散发出一股厚厚的时光流逝的味道。苏柏度把手里的凉水递给他父亲，苏怀西接过来，咕咚一声喝进肚子里，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干枯胡子上的水珠说：“我觉得好受多了，咳嗽蹲在喉咙里，终于被一瓢凉水给冲回肚子里去了。”

“麦子正在灌浆，秧田还没整，我走了怎么办呢？”

“你没看见天气暖和了吗？我能下地了，实在做不动了，我让你堂弟苏柏林过来帮两天忙，耽误不了农时。你放心去做你的银匠，我得早一点抱上孙子。”大概是人逢喜事的缘故，苏怀西说着一歪身子，将双脚递进一双麻耳草鞋，穿上衣服，精神抖擞地离开了睡房。

苏柏度拿着空水瓢跟在他父亲后面问：“带点什么礼物呢？”

苏怀西说：“上次买了两斤治咳嗽的红糖，你去找赵世恩，他家有一杆老秤，你称一斤出来，给老爷带去。红糖能治什么咳嗽？凉水才管用，我用不着那么多红糖。”苏怀西说完，接过水瓢，从瓦缸里舀了半瓢水到锅里，然后绕过灶台，从墙角取出一捧干透了的松针放进灶膛，压上两块木柴，又从怀里摸出一块半月形火镰，用火石擦出火种，塞进松针，艳丽的火苗窜上了灶岩。

苏柏度打开木门。

门外，晨鸟纷纷出巢，它们欢鸣着升到空中，又像落叶飘入泛青的麦田。

苏柏度借到老秤，踱进沟谷，去摘取捆扎红糖的棕叶。

那是一条荒芜的沟谷，离苏柏度家有五十米距离。沟谷里除了一条季节性小溪，就是大片圆润的石头，以及从石头缝隙的泥土里长出



来的一小片棕榈。棕榈是野生的，没有主人，既不属于地主楚风寒，也不属于离它最近的苏怀西，桑耳寨的人们到了需要缝制蓑衣或者打猎的绳索，就会自然地想起野棕榈，去索取一点棕叶或棕衣。

现在，苏柏度吃过早饭，准备好银匠工具，穿上一双五成新的尖口布鞋，用带子系紧裤脚，提着一封红糖离开了家门。当他走过堂叔苏怀良家的老房子，走过赵世恩家的虚楼，从楚家老宅过身，他看见四四方方的老退独自打开了老宅紧闭的木门。他想，快要进入收夏粮地租的季节，原本在走马镇楚家油坊打油的老退可能受到大少爷的委托，前来帮忙打扫桑耳寨的粮仓。

苏柏度这样想着，走过一坡平整的梯田，进入水碾坊边的大路。

水碾坊的巨大水车在河流的推动下，发出隐雷般的低沉轰鸣。

春天的太阳还没跃出山峰，一声苦鸟的鸣叫落进了河道。



2. 楚家大院

“陌生人，你敢把门环拍得这么响，是干什么的？”

“我是桑耳寨的苏柏度，来给老爷当银匠。”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想用手艺给自己换一个媳妇的银匠啊？”看门人说着侧过身子，让苏柏度进屋。因为睡眠不足，看门人的下眼睑鼓起两只眼袋，像糍粑上被烧起的两个肿胀而闪亮的气泡，把本来很小的眼睛挤压得更加瘦小。苏柏度走进门框下的暗处，看门人又端起架子说：“来吧，脚步要轻一点，不要惊动了老爷的晨睡。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能在楚家大院换走一个丫环！”

在看门人带领下，苏柏度穿过高大的门厅和天井，走过一条镶石回廊，进入下院的堂屋。堂屋没架楼层，显得高大空旷，里面除了两列楠木靠椅，正面的木板上，挂着一个神龛，供奉着一尊观音。苏柏度没有来过楚家大院，即使租种着老爷的土地，他们也按惯例，只去楚家老宅的粮仓交租，除非有人想赖掉老爷的租子，才有可能被押解到楚家大院，接受老爷的惩罚。他和他父亲都是规规矩矩的种田人。

看门人退下去了，阳光像金色的麦穗洒满院坝。

一股阴冷的风从神龛后面吹来，苏柏度想起了水老鸹的告诫。





水老鸱是拉拉渡的艄翁。从桑耳寨到走马镇，沿阿依河边的青石大路走上六里地，有一条拇指粗的钢缆挂着一只篾篷大船，一头系在大路边的银杏树上，一头锁在镇下面的危岩上，形成一个靠竹手竿拉动的渡口，叫拉拉渡。苏柏度在等待过河的时候，往银杏树边的楚家油坊看了一眼，里面除了没有老退的身影，还有两个打油匠正合力抱起一根悬空的撞杆，划着弧形往榨盒上撞去，空中响起击鼓般的咚咚声。

两个打油匠苏柏度都认识，一个叫麻陆棋，一个叫古一。

苏柏度在银杏树下等了一小会儿，跳上了晃动的渡船。

“我听过路人说，你要去楚家大院当银匠？”

“是，谷叔。”

“在楚家大院当银匠可要小心一点。”

“承你关心，谷叔，我刚才闻见了一股人奶味道，你闻闻。”

“你鼻子尖，我前几天拣到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昨天晚上她哭了一夜，后半夜我才把她抱到镇上找人吃了一次奶。你看，她睡着了。”

“好啊，你也有孩子了。”

“全靠天老爷眷顾。你父亲也不错，快有孙子了。”

人们只知道水老鸱姓谷，却不知道他叫什么。

水老鸱的话音刚落，渡船砰的一声，轻轻地撞上了危岩下的码头。苏柏度跳上石梯，踩着石板路往前走了一小段，回过头来，他看见渡船漂在岩石下的巨大阴影里，五只鱼鹰歇在竹竿上，像五只干茄子挂在屋檐。水老鸱的身影隐入船舱，那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像尖锐的鸟鸣，在空中停滞了一下，又被河风带走。

大少爷楚鸿图从外面走进来，打断了苏柏度的冥想。

大少爷还穿着那身从外国带回来的洋装，他可能用过早饭不久，手里拿着一只银制的牙签，有一下没一下地在牙缝中拨动。大少爷身

后跟着他漂亮的妻子素莲，苏柏度听说素莲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因为漂亮，才有幸做了楚家大院的大少奶奶。

苏柏度拱了拱手，给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请安。

楚鸿图很善意地笑了笑说：“银匠，你要把本事都拿出来，让老爷高兴，他才会把阿桑许配给你。”说完，带着素莲往门外走去，到达明暗交错的地方，他又对妻子小声说了几句，至于说的什么内容，苏柏度没有听见。

大少爷离开之后，楚家大院的人影陆续从各个地方呈现出来，仿佛他们一直在等候一个出现的时间，时辰一到，他们像出林的雀鸟，纷纷从暗处现身，空荡荡的大院终于有了喧哗的人声，有了生气。

在老爷给苏柏度布置事情的过程中，他断断续续见到了大院的几个主人。

夫人陈氏已经老了，她的样子比老爷还老，皱纹像木板上的裂纹堆在脸上，把她弄得没精打采。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像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神龛下面的椅子上吃鸦片，样子像一只肥胖的南瓜。二姨太白凤蝶很年轻，也很瘦，仿佛她是穷人，一直饿着肚子，但她有一双狐媚的眼睛，目光闪烁而跳动。

老爷给苏柏度说完事情，拍了拍手，管家楚信谷应声进来。

“你去叫二少爷进来，把银匠领到上院的偏房，给他一些银子。”

“是。”管家谨慎地应了一声，像一道影子飘入门外的阳光。

过了一会，二少爷楚鸿哲穿着一身对襟府绸短衣进来，样子像个账房。

以前，苏柏度没有见过二少爷，他知道二少爷在重庆读大学，前年才回来。没想到，二少爷跟想象的不一样，他长得很结实，似乎对银匠十分反感，很少用正眼看苏柏度。他们沉默着穿过一道幽暗的走廊，进入与下院格局完全相同的上院，走过天井，打开一扇隐蔽的后

